

论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宋克夫, 邵金金

(湖北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 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 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 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 并最终促成了此书最终的出版刊行, 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的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 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 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 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关键词: 《筹海图编》; 编撰过程; 郑若曾; 胡宗宪; 署名方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6-0161-05

《筹海图编》是明代嘉靖末年一部重要的海防军事著作, 对明代后期的抗倭事业曾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关于它的编撰者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清晰的。胡宗宪曾被认为是此书唯一的编撰者。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将此书直接题为“胡宗宪撰”。王圻《续文献通考》的看法也与之一致, 他在卷一七一《经籍考·史·地理下》中就直接将此书置于胡宗宪名下。清代《四库全书》收入《筹海图编》, 但四库馆臣们对此书的编撰者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 他们在部分提要中的看法与《千顷堂书目》一致, 认为此书为胡宗宪编撰, 而另一些提要中却将此书的著作权归于郑若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卷六九《筹海图编》提要将此书归于胡宗宪。《提要》卷七五明范涑《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提要也持此看法:

自嘉靖中倭寇犯两浙, 沿海郡县, 被害最深。故守土者以海防为首务。胡宗宪作《筹海图编》后, 续之者有《海防考》、《海防类考》诸书, 而沿革不常, 每有阙略。万历二十九年, 涑官海道副使, 因取诸书复加增广, 故名曰《续编》。^{[1](1017)}

《提要》卷六九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提要中则认为《筹海图编》为郑若曾所撰:

是书旧分《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四陲图论》等编, 本各自为书。国朝康熙中, 其五世孙起泓及子定远, 又删汰重编, 合为一帙。^{[1](955)}

《提要》卷七五明邓钟《筹海重编》提要的看法与之相同:

万历二十年, 倭大入朝鲜, 海上传警。总督萧彦命钟取昆山郑若曾《筹海图编》, 删其繁冗, 重辑成书。冠以各处海图, 次记奉使朝贡之事。又分案沿海诸省, 记其兵防制变各事宜, 而以经略诸条终之。于前代旧事, 亦间有引证。前有彦序一篇, 极称胡宗宪功, 亦当时公论也。^{[1](1017)}

《筹海图编》编撰者问题的混乱认识在现代学界得以厘清。一些学者以嘉靖版《筹海图编》的多篇序文及郑若曾后人郑起泓的《重刻筹海图编小引》作为例证, 证明《筹海图编》的编撰者为郑若曾, 并从版本的角度对为什么会出现“胡宗宪撰”的原因做了论析。如汪向荣先生在《〈筹海图编〉的版本和作者》一文中通过对明代嘉靖、隆庆及万历等三个时代《筹海图编》的版本考订, 认为“嘉靖初刻本的署名, 并没有胡宗宪。在所有序跋, 包括在刊行时因胡宗宪出事而撤去的胡宗宪序中, 也都说《筹海图编》是郑若曾之

收稿日期: 2011-06-27; 修回日期: 2011-10-15

作者简介: 宋克夫(1955-), 男, 湖北武汉人,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邵金金(1983-), 男, 山西大同人, 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作”。^{[2](77)}而隆庆和万历的两个版本之所以将此书署名“胡宗宪辑议”或者“胡宗宪编撰”，则是因为这两个版本皆为胡宗宪的后人胡灯及胡维极刊印，出于恢复先祖名誉的目的，他们涂抹掉了原版中郑若曾的名字而将之改为胡宗宪。李致忠先生的《谈〈筹海图编〉的作者与版本》一文，虽然论述角度和汪文略有差异，但结论是一致的，他同样认为《筹海图编》为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而《四库全书》等一些丛书或书目中之所以署名“胡宗宪撰”，是因为它们采用的版本是胡维极的刊行本。^[3]

汪、李两位先生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将《筹海图编》的编撰者定为郑若曾，结束了《筹海图编》作者问题的长期混乱局面，对《筹海图编》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他们为郑若曾正名的同时，也肯定了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组织和出版中的重要作用，至于胡宗宪在此书编撰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两位论者并未深论。

比之汪、李两位论者，王守稼和顾承甫两位先生的观点显然更进一步。在《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兼评复旦藏嘉靖本〈筹海图编〉》一文中，他们认为虽然郑若曾是此书的主要编撰者，但此书同时也是“嘉靖年间参预御倭战争的许多爱国的有识之士的集体著作”。^{[4](37)}他们对胡宗宪在编撰中的功绩尤其肯定，认为“此书经过胡宗宪修改，并在他主持下刊刻、出版”。^{[4](40)}显然，王、顾两位先生认为胡宗宪不仅促成了《筹海图编》的刊行和出版，同时也参与了《筹海图编》具体的编撰工作，对《筹海图编》做了最终的厘定和修正。此外，王、顾两位先生也认为《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的授意之下编写”，^{[4](36)}只是胡宗宪如何授意，他的授意在《筹海图编》中有哪些体现，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并没有详细说明。

本文将《筹海图编》的编撰过程作为切入点，说明胡宗宪的“授意”的具体内容，及此“授意”对《筹海图编》编撰的影响，进而对胡宗宪在此书编撰中的作用做进一步阐释。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要从《筹海图编》的编撰过程谈起。《筹海图编》的编撰分为两个阶段。对此胡松在《筹海图编》序中有明确的说明：

昆山郑子伯鲁，故太常卿魏庄渠先生高第弟子也。有志匡时而厄于命。亲在围城，窃观当世举措，有慨于中念，欲纪载论著贻之方来。即凡兵兴以来，公私牒牒，旁搜远索，手自抄写。家本剧郡而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学见礼有位，故得究详焉。他日以其间缮造沿海图本十有二幅，附以考论。郡守太原王君为之版行，因献督府梅林胡公。公见而惊曰：“韦布中乃

有斯人耶，此世所稀睹，余比欲为之而未遑暇。”于是檄来武林，使益成书。伯鲁感激知遇，追迹寇始，详稽典制，参质风谣，即贼所入寇岁月道路克捷犒北与今昔主客兵马馈饷之数，舟楫器械战守屯戍之法，备书具载。^{[5](2249)}

从这篇序言中可知，郑若曾对《筹海图编》的编撰以他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他在未入胡宗宪幕府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意识收集“公私牒牒”的资料，“颇为手次诸夷所入寇”，开始编撰《筹海图编》。但他在这一阶段完成的《筹海图编》初稿仅仅是附加了一定考论内容的十二幅地图，且没有定名为《筹海图编》。这十二幅地图被当地的郡守刻印，并献给了胡宗宪，胡宗宪非常赏识，因此将郑若曾延入幕府“使益成书”。在胡宗宪的幕府中，郑若曾在“沿海图本十有二幅”的基础之上，继续编撰，最终将《筹海图编》编撰完成。

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内容。虽然现在已难以确知，郑若曾初稿具体与其中哪一部分内容对应。但经过比照考察，我们大体可以确定，郑若曾完成于第一阶段的《筹海图编》初稿收入了现行《筹海图编》的前七卷。现行《筹海图编》前七卷中共有地图三十八幅(第一卷七幅，第三卷七幅，第四卷六幅，第五卷七幅，第六卷七幅，第七卷四幅)，其内容分别为：第一卷总列了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辽阳几个地区的沿海山沙图；第二卷为日本入贡的情况；第三卷至第七卷分别罗列了上面几个沿海地区各州府的地图及职官和兵员配备情况。如第三卷是广东地区各州县的地图及兵员配备情况，第四卷为福建地区各个州县的地图及兵员配备情况等等。^[6]这几卷内容除第二卷外皆是配以文字的地图，与胡松“附以考论”的“沿海图本”的描述一致，符合《筹海图编》初稿的特征。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认定：现行《筹海图编》前七卷一部分内容是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之前所编撰，而七卷中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的全部内容皆是编撰于胡宗宪幕府之中。

二

对《筹海图编》的编撰过程及对不同阶段编撰内容的具体说明对认识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通过上一部分的说明可知，现行《筹海图编》后六卷完全编撰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它大体包含这样几部分内容：日本国历次入贡中国的时间及倭寇历次进犯的年表；倭寇进犯以来的明朝军队取得

的屡次大捷; 倭寇入犯以来殉节的将士和官员; 有关抗倭的种种事宜, 其中包括防御倭寇进犯种种措施和策略, 也包含了治理军队各种事项及武器装备的具体应用和制作方法。

通过以上的描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筹海图编》后六卷和它前七卷的内容在类别上有着根本的差异。整体而言, 《筹海图编》前七卷均为绘图及地理方面的内容, 而后六卷则是史料方面的内容。内容类别的明显差异反映出《筹海图编》前七卷和后六卷在编撰思路上的差别。概言之, 前七卷的编撰思路是地理考证, 而后六卷的编撰思路则是史实记录。因《筹海图编》前七卷的部分内容是郑若曾入幕前所撰, 而前七卷整体思路基本一致, 因此这七卷的整体编撰思路应该属于郑若曾。关于郑若曾地理考证的编撰思路, 茅坤在其《筹海图编》序中也略有提及, 他说: “昆山郑君伯鲁从诸生后, 好言兵事, 且愤诸将不得彼己之审, 而辄以身尝敌也, 颇为手次诸夷所入寇, 与其将士所当胜负处。”^{[7](247)}可见郑若曾对于《筹海图编》的最初构想就是要编一本以地图为主的地理类型的著作, 让将士们知己知彼, 不要“以身尝敌”。

《筹海图编》后六卷和前七卷在编撰思路上的根本差别说明郑若曾在入胡宗宪幕府之后没有完全延续他最初的编撰思路。产生这种现象应该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郑若曾在进入胡宗宪的幕府后, 其自身的思路发生了突变。第二种可能是郑若曾是按照他人的思路来完成《筹海图编》后六卷内容的编撰的。

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郑若曾思路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众所周知, 一个作者的思路和构想虽然会随着时间及环境的改变而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一般是缓慢而渐进的。思路和构想在短时间内就发生突变虽不是绝不可能, 但非常罕见。况且我们从郑若曾生平及创作轨迹中也无法读出他思路变化的痕迹。郑若曾字伯鲁, 号开阳, 昆山人, 嘉靖初年贡生。他一生留下了很多著作, 如《万里海防图说》《黄河图议》《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日本图纂》《江南经略》《海运图说》等等, 这些著作有的创作于入胡宗宪幕府之前, 有的创作于胡宗宪幕府之中, 也有的创作于胡宗宪幕府解散之后, 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一些绘图加考证类型的地理著作, 与《筹海图编》前七卷的思路一致, 而与《筹海图编》后六卷的思路迥别。可见郑若曾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出色的地理学家而已, 他长于绘图和地理的考证, 但不具备历史方面的思路和意识。既然如此, 那就应该是第二种可能了, 《筹海图编》后六卷的思路和构想来自于幕府中其他人, 也即他入幕之后是按照他人的思路和构想完成《筹海图编》后六卷编撰

的。虽然在郑若曾入幕之时, 胡宗宪幕府中的人才颇多, 但是能让郑若曾听命于他, 按照他的思路编撰《筹海图编》的人却只可能是胡宗宪。因为惟有胡宗宪才有将自己的看法和构想加于郑若曾的权势和威望。

那么《筹海图编》后六卷的编撰思路是否属于胡宗宪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首先弄清楚胡宗宪关于《筹海图编》是否有自己的构想, 答案是肯定的。上引胡松之《筹海图编》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韦布中乃有斯人耶, 此世所稀睹, 余比欲为之而未遑暇及。”这句话是胡宗宪在看到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初稿(今天所见《筹海图编》前七卷的部分内容)时所说。从“余比欲为之而未遑暇及”这样的言语表述中, 我们可知, 编一部海防著作是胡宗宪的夙愿, 只是由于时间原因而没有付诸实施。既然早有此意图,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胡宗宪的心中应该有一部海防著作的构想。那么他的构想是什么呢? 茅坤在《筹海图编》序中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公一日闻昆山郑君伯鲁从诸生后, 好言兵事, 且愤诸将不得彼己之审, 而辄以身尝敌也。颇为手次诸夷所入寇, 与其将士所当胜负处。即划然曰: “兵兴来, 十余年于兹, 并不得片言只字以系往事, 吾属且散去, 战阵之迹, 当亦寻且零落; 而他日之举燧而驰者, 不犹今日已乎?”^{[7](427)}

此序中明确说明了胡宗宪的构想就是要编一本书来“系往事”, 从而弥补倭患发生以来没有“片言只字以系往事”的这种状况。这里的“往事”二字自然是胡宗宪构想的核心。如果仔细分析, 我们会发现《筹海图编》后面六卷的内容皆与“往事”有着密切的关联。如《筹海图编》第八卷以系年的方式记录了倭寇历次进犯的“往事”。第九卷记录了倭寇进犯以来明朝军队屡次大捷的“往事”。第十卷记录的倭寇入犯以来殉节的将士和官员自然也属于“往事”的一部分, 第十一卷到第十三卷是对历年来抗倭中所积累经验的总结, 这自然也属于“往事”的内容。

这样看来, 胡宗宪的思路和构想与《筹海图编》后六卷的编撰思路基本一致。而这一部分正是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之后所编, 因此, 我们基本可以推定, 现行《筹海图编》后六卷内容基本上是郑若曾按照胡宗宪的思路编撰完成的。而这一编撰思路应该也就是胡宗宪对郑若曾的“授意”。在胡宗宪授意之下完成的《筹海图编》后六章在整体上提升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水准, 对“帮助人们认清嘉靖倭患的真相, 无疑具有重要价值”。^[4]它的存在使《筹海图编》成为一部融汇地理考证和历史记录的综合性海防军事著作。

客观上讲, 胡宗宪为《筹海图编》的后期编撰提

出这样的思路,除了是为“他日举燧而驰者”留下一份详细的史料记录之外,同时也应该包含着—己私心。郑若曾于嘉靖三十五年进入胡宗宪幕府,开始《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此时胡宗宪为浙直总督,总理浙江及现在江苏地区的军政大权,实为抗倭前线的总指挥。他于嘉靖三十五年计杀徐海,又于次年诱捕汪直,基本上平定了浙江境内的倭患,深受朝廷倚重。处于权力及功业巅峰的他,想让自己的幕僚在著作中记述自己的抗倭功绩,并藉此留名后世也是十分正常的。可以推测,正是这一念头促使他让郑若曾改变了“地理考证”的编撰思路,转而开始记述抗倭过程中的种种“往事”,以彰显自己在抗倭中的功绩及自己幕府中人才济济的盛况,其中《筹海图编》记述抗倭战争屡次“大捷”的卷九属于前者,而详细记述了幕府中人的抗倭策略及战争器械的十一卷到十三卷显然属于后者。

当然这里要明确一点,在《筹海图编》后六章的编撰过程中,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是实际的编撰者无疑。本文也无意过分抬高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作用,以作惊人之论,只是认为胡宗宪对《筹海图编》后六章的思路贡献不应该被掩盖。

三

通过前面的论述,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大体清楚了。下面我们再谈一下《筹海图编》的版本署名问题。

《筹海图编》于嘉靖四十一年首次刊印,此本署名为“昆山郑若曾辑,男应龙、一驾校”。万历十年左右,胡宗宪的孙子胡灯重新刊印《筹海图编》,并署名为: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昆山郑若曾编次。这个版本习惯被称作日本静嘉堂本,我们下面详细谈一下这个版本的署名问题。

汪先生《〈筹海图编〉的版本和作者》一文对此版本做了详细的说明。他通过比照这个刻本和嘉靖初刻本的不同,最终认定此刻本是在嘉靖初刻本的基础上窜改而成,这一署名正是窜改的一部分:

这印本除了极少数张叶和嘉靖初刻本的不同以外,其余无论字体,行、字数乃至象鼻中书吏姓名等完全相同。但最明显的,却是每卷第二行署名那一行,却和前见的嘉靖本完全不同,虽然仍占一行,但文字已改为:明少保新安胡宗宪辑议,孙举人胡灯重校,昆山郑若曾编次……这一行有明显的刻改后易刻痕迹

可见,无疑是后来改的板。^{[2](78)}

汪先生认为胡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溢美胡宗宪:

而这部论海防的著作,因其内容丰富,所以颇见重于当时,这样胡灯就重印了这部书,以作为颂扬其祖德政的工具。为了加强和扩大其影响,他不择手段地窜易了原编纂者的姓名,刻改了某些文字以抬高其祖地位,改善人们心目中的印象。^{[2](78)}

通过汪先生的说明,此署名是胡灯在原刻版的基础之上剽改而成,这一点已没有疑问。但这一署名方式是否因此就全无意义了呢?也不尽然,笔者认为这个署名是较为贴合《筹海图编》编撰的真实状况的。

“编次”一词与现代汉语的编撰意思接近。“辑议”一词,未见诸词典。据《辞海》解释:“辑”原意为车舆,后引申为聚集之意,也有纂集、编辑的意思。^{[8](1024)}此处的“辑”解为“纂集、编辑”看似符合情境,但是与“议”组合起来,则难以解释得通。况且如果此处“辑”释为编撰,那么显然与后面的“编次”语义重复。因此,笔者认为“辑”应该是“聚集”的意思。“辑议”合起来可解释为聚集商讨。

胡宗宪作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的组织者,在聚集组织方面出力颇多,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共识。《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兼评复旦藏嘉靖本〈筹海图编〉》一文对此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说明:“(《筹海图编》)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郑若曾在序中列举辅翼成书的人士有胡松、杜极、范惟一、唐爰、凌云翼、谭纶、王春泽、唐枢、严中、茅坤、戴冲霄、黎秀、戚继光、蔡汝兰和俞献可等许多人。在《筹海图编》‘参订姓名’中列名的有七十余人。”^{[4](39)}如没有胡宗宪的有力组织,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共商编书事宜显然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胡灯的这种署名方式大体符合《筹海图编》编撰的实际情况,虽是窜改,但绝不是妄意涂抹。

胡宗宪在抗倭中居功至伟。后因陷入严嵩和徐阶的党争之中,他最终于嘉靖四十四年被徐阶陷害至死,罪名是“党附严嵩”。由于严嵩是当时公认的权奸,时人对胡宗宪多有非议,他生前的很多功绩也为之不彰。胡宗宪节制东南之时,礼贤下士,有好客之名。在他死后,其幕宾及同僚深感郁愤和平。万历初年,胡宗宪最终得以平反。那些曾受知于胡宗宪的幕宾和同僚便通过各种方式来恢复胡宗宪的名誉。胡灯的改窜本刊刻于万历十年左右,此时正是为胡宗宪“正名”的高峰期。胡灯在此时窜改原本应该是响应这些人的努力,意图在于恢复胡宗宪在《筹海图编》编撰中的功绩。从他署名中有“郑若曾编次”这样的字眼来看,

他显然也没有抹杀郑若曾编撰功绩的意图。至于胡灯后人胡维极在重刻天启本时完全将郑若曾之名抹去, 独署“胡宗宪辑议”, 则可以定性为“妄加涂抹”。他的这种行为直接造成了后人对《筹海图编》编撰者问题的混乱认识。

参考文献:

[1] 纪昀, 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 汪向荣. 《筹海图编》的版本和作者[J]. 读书, 1983(9): 77-79.
- [3] 李致忠. 谈《筹海图编》的作者与版本[J]. 文物, 1983(7): 68-72.
- [4] 王守稼, 顾承甫. 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兼评复旦藏嘉靖本《筹海图编》[J]. 史林, 1986(1): 33-42.
- [5] 黄宗羲. 明文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郑若曾撰, 李致忠点校. 筹海图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7] 茅坤. 茅坤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 [8] 夏征农, 等.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An Analysis of HU Zongxian' Role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hou Hai Tu Bian*

SONG Kefu, SHAO Jinj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Chou Hai Tu Bian* consists of thirteen volumes.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Chou Hai Tu Bian* i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Zheng Ruozeng had written the first seven volumes before he came into HU Zongxian'bakufu. The large part of seven-volume and the whole last six volumes were written in HU Zongxian'bakufu. In the second compilation stage, Zheng Ruozeng was still the major editor in collecting materials and writing, but HU Zongxian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pilation. HU Zongxian asked his staffs to assist Zheng Ruozeng and paid for the publication. Above all, the last six volumes were written under his guidance. So, the printing of "collected and compiled by HU Zongxian" is reasonable, if we don't deny the fact that Zheng Ruozeng is the main editor of this book.

Key Words: *Chou Hai Tu Bian*; writer; HU Zongxian; Zheng Ruozeng; Signature

[编辑: 胡兴华]